

M 高尔基：

奥古洛夫镇

M 高尔基

奥古洛夫集

OKUROV TOWN: Maxim Gorky

奧古洛夫鎮：克郎郎

鐵
四三年八月五日
西安
出版局書代時

1941

中華民國三十年
五月初版

奧古洛夫鎮

(Okuro Town)

每冊定價一元八角

外埠酌加運費

原著者

Maxim Gorky

譯者

適夷

發行人

許立

德

印刷所

長時代

印刷所

發行所

長時代

書局

重慶 桂林 香港 上海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……這是野獸棲息的荒郊……

F·M·杜思陀伊夫斯基

一片起伏不平的原野，縱橫交叉着灰色的道路。奧古洛夫鎮彩色斑斕的屹立在這原野的中心——像一件精巧的玩具，安放在平坦多皺的掌上。

普泰尼察河從林木蓊鬱的屈諾拉美涅森林緩緩的流出來，潺湲的越過了開墾過的邱陵，流到鎮上，把鎮子分做兩半。河的一邊叫西杭，住的是上流社會的人們，另一邊叫柴列嶺——一些下層的貧民階級在那兒藏着風露。

河水穿過鎮子，向西南流去，隱滅在鐵鏽似的列雅霍斯可沼澤——沼澤四邊叢生着樅林，小小的林木排成濃密龐長的隊列，伸展到蒼灰色的遠方。東方，邱岡頂上的一邊，靠近寬闊的公路，一棵被雷打壞的老樹，悄然的聳入在蒼白的空際。

這片原野上，除了鎮子以外，在屈諾拉美涅森林的邊上，還有一個小小的伏艾伏桀諾村，這村子也分做兩個部落：在北首的村是奧勃諾同可伏，東首的村是白留美魯。蒲勃諾味。它們都在奧古洛夫鎮的周圍。

土地卑濕，夏天大氣暖而潮潤，發出一種悶人的氣味；天空好像流汗，蒼白而混濁；太陽——朦朧的曬着；——晚霞——血一般紅，月兒——剛升起的時候——大而殷赤，像新鮮的肉。

秋天，灰色的陰雲，幾星期籠罩在鎮上的天空，大雨落在每間屋頂上，傾盆的雨水像小河一般洗滌着街道，河水變成混濁的泥色，湧湧着氾濫。於是，全鎮失了生氣，人們除了有萬不得已的事，都不跑出來，躲在屋子裏，打着紙牌，讀着禱告書，有的讀着市民讀本過日子，等待落第一次的雪。雪一落，就落得厚厚的，把街道塞住，一直積到屋簷那麼高。附近的一帶，每晚上豺狼陰沉的叫，大顆的星，閃着青白的冷光，黃昏星泛着不祥的碧幽幽的光色，像貓眼石一般。

全個鎮市像一枝墓場上的十字架：頂端——是女修道院的墓場，普泰尼察河橫過柴列

硬的上部——左手——是古老的灰黯的監獄，右手——是蒲勃諾夫的陳舊的屋院。這是一所大院子卻完全斑剝而零落了；屋頂的椽子，像一匹被狼咬過的馬，露出了肋骨；窗板已經破碎，透出了屋子裏的黑暗和空虛。

西杭的戶口是六千，柴列磳戶口約摸七百。修道院之外，——有兩個教堂；一個新而漂亮，白色的，是彼得·巴威爾堂，舊的，木造的是尼古拉·米里斯基堂。

鎮上的小市民，勤懇而知足，他們到縣城的市集上，賣去了零頭布和其他貨物，然後買了蕁麻，棉紗，雞蛋，羊毛，乾草回家；他們的妻女，在家裏用染色的毛線，織造拖鞋，土靴，披巾，短褂，手袋——這些手藝，是她們在修道院附屬小學裏唸書的時候，早就學會了的。這個鎮就以編織出名，也因爲這個工作，使居民們養成一種喜歡把自己的屋子漆上顏色的風氣。

大街——首先是波列契納街，倍列裴克街——是用鷄蛋石鋪砌的；春天的時候，石子縫裏長出嫩草，鎮長史雷巴艾夫就叫囚犯們出來，那些身體魁梧的灰衣的囚犯們，——就蹲在街道上，默默的把那些草連根拔去。

波列契納街一帶都是漂亮的房子，——藍的，紅的，綠的——大半附有小小的園庭：

白房子是參事會會長福格爾的府第，屋頂上建有瞭望台；紅磚牆，黃柱子的——是鎮長的府第；淡紅色的——是主神父伊薩·克特略夫斯基的家；此外還有許多出色，軒昂的屋子

——大半都住着鎮上有財有勢的人家：例如很愛唱歌的，長一部大鬍子，綽號叫『掃帚』的團長波基伐可；酒喝得很兇，身子很弱，一天到晚扳着臉孔的稅務局長裘可夫；戲迷，也會編編劇本的地方官希列赫爾；警察所長卡祿·伊格納乞維支·伏爾姆斯；以及在這一帶的戲迷中第一名票友，快活的醫生略亨……等等的

人物。只有以造紙花出名的郵政局長庫拔列夫，和會計師馬多西庚，住在史脫列茲街。這條

街，一邊通到和波列契納街交叉的河岸，另一邊到修道院門前的市場上。

鎮上有許多遊散場和公園，——楓，薔薇，紫丁香，赤楊的樹幹遮掩着每所屋子的正面，綠蔭底下的小窗，互相情戀的望着。那些窗子掛着白色的窗帷，窗台上放着天竺葵，耳環花，秋海棠的盆植，掛着鳥籠。

在西杭這邊，生活是平靜的，衣食無憂，——專事遵奉官廳的命令，牢守舊習，遇到

萬不得已的事，也溫順的對新時代的要求讓步。他們因為女孩子太多了，鎮議會中就議決創辦預科中學。

『不能把所有的女孩子都出嫁，——只好叫她們當女教員去。』

後來又有人提議，不妨再辦一個正科中學。村子方面是漸漸窮起來，完全靠賣買不夠喫飯，無論那一行生活都漸漸發生困難。讓孩子上城去唸書，化費太大，而書是不能不唸的；因為醫生啦，律師啦，那些唸過書的人，生活可以過得舒服。

逢到節日的時候，孩子們敍集在修道院後邊的野地上，玩九柱戲，打網球，做捉鬼哥哥的遊戲。做父母的坐在牆邊的草地上，望着孩子們的遊戲，回憶自己的童年。

走江湖玩把戲的，各種草台班子，常常在「黎薩彭」大廳裏開場子；當地的票友們，也很熱心的在這兒演戲。最受歡迎的是掃帚自己掏腰包請來的科拉思流行音樂團——冬天在「黎薩彭」，夏天在市立公園裏。

鎮市方面的河灘，是紅色的黏土層，用木柴打着河樁的。沿河造着一長條的遊散場，滿種着白楊，赤楊，梧桐。遊散場中間，是鎮長和波基伐可兩人掏腰包建造了一座六角

廳。逢時逢節的時候，六角廳的柱子裏掛滿萬國旗。從六角廳到河灘，有兩條石級。夏天的時候，河灘底下設立游泳棚。藍地白條，是福格爾用的，紅色的——是鎮長用的，被太陽曬成灰色的薄板搭成的，是「一般人」用的。游泳棚在河面上映出色彩斑斕的圖紋，河水揚着漣漪靜靜流去。

河對岸是平坦的砂地。柴列塢的破屋子，重疊着，黑幢幢的，參差不齊的蔽住了河岸。古老，污黑，朽腐的屋頂上，長着青苔，小屋子歪斜的站立在砂地上。細小的，病人似的眼，悵然的望着河水。窗孔嵌着破玻璃片，起着白暈，像上白障的眼睛。

所有的屋舍都是破舊而雜亂的，只有亞歷山大·納夫斯基教堂的紅磚房子，挺然的矗立；這個教堂，是現在已經絕嗣的地主蒲勃諾夫家的祖上造了的，這位祖上觸怒了巴威爾大帝，被流放到托木斯克，不久新皇即位，馬上特派專使叫他回彼得堡，那位專使就在這里追上了他。這座教堂有三分之一已埋進在垃圾和砂泥之中，牆上的磚頭，零落剝蝕，那是人家在吵架的時候，在修理煖炕的時候挖走的。鐵的十字架——從前還是金的——也彎曲了。除此以外，鎮外就沒有像樣的建築，只有「法里察泰樂園」算是造得比較好一點。

每年河水氾濫的時候，柴列硯一帶的房舍都淹在水裏，街上也滿了水——柴列○的人們就爬上屋頂室，在天窗口，在屋頂上釣魚，脫落門板當木筏，在街上河上划來划去，揀一些從林子裏流來飄在水面的木頭，大家搶奪這些東西。到了晚上，就把通鎮市的橋欄砍壞，拿走。

春夏秋三季，柴列硯的人們，採摘酸漿草，草莓，核桃，捉小鳥，打掃帚，或是採香蕈，一早晨摘紅莓過活——這些都由鎮上的人收買。有三個人——一個是西馬·戴芙西庚——他專門做鳥籠和鳥舍；還有普西加萊夫一家，他們的職業是打網；另外一個史特萊李錯夫家，有一種世傳的祕術，用白楊樹根做小箱子，小傢具之類。鎮外人家，在史霍巴艾夫的織呢廠做工，還有十來家是做鞋匠的。

織呢工人和鞋匠，都比別的人更會喝酒，而且受大家的重視和尊敬。休息的日子，織呢的熟練工，吵起架來氣力很大的格拉辛·克留里錯夫，忽然痛打自己的崇拜者，瘋狂的叫罵：

「你們打算把我灌醉麼，邪教徒！都爲了你們，累得我快要死了……囉！」

向他出頭的，是一個很有丈夫氣的，第一個受人尊重的伐維洛·勃魯米斯忒洛夫，他掄起胳膊，警告他：

『得啦，格拉西加！你得罪尊敬我的朋友，你就是最壞的壞蛋。怎麼啦，你有什麼不痛快？算了啦！』

格拉辛受了委屈，哭了：

『朋友，化一點錢倒並不在乎——這日子，我這日子，過得真難受！』

鎮上和鎮外，向來就互相仇視的：大肚子的西杭人，把柴列磧人認做流氓，醉鬼，強盜。柴列磧也抱同樣的敵愾，把鎮上的人們稱做「守財奴」「吝嗇鬼」。

從米海洛夫節起，河冰上開始劇烈的打架，這樣的通過整個冬天，一直到謝肉節。鎮外居民中雖然有很多出名的打手，但鎮上人數多，終於勝了。柴列磧人每次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望風而逃，一直逃到那個專門埋葬死畜的沙崗——『母狗坑』。

警察常常從鎮上到柴列磧來，發生盜案的時候來搜查，有時來收稅，有時來調查鎮外居民的財產，有時來干涉吵架。警察以外的人，只在晚上到「法里察泰樂園」來。

這「樂園」本來是伏艾伏金的別墅，是一所古老，陰沉的，寂寞的房子——腳底下，頭頂上，已有不少破綻。靠河的一邊，密生着白楊和樺樹，像一道堅實的牆垣，掩住了這座屋院，對鎮的一邊，圍着石垣，有橡樹門枋的結實的門，大門左邊還有一扇重重的小門，小門旁磚砌的梯子上，一天到晚坐着一個不知姓名的紅頭髮的大個子，柴列磳的人們稱他做——乞堆海爾。

在乞堆海爾之前，幹這管門職司的是伐維洛·勃魯米斯忒洛夫的兄弟安特列，他只幹了兩個冬天；因為每到天氣寒冷的時候，柴列磳人便跟一羣豺狼似的哄到這古老的屋子裏來，順手拆剝一些木板之類，去做燒煖炕的木柴；他們拆剝一點拿去當柴倒還好，高興起來還要胡亂搗毀——這是一種從俄國式的漠然的絕望而來的悲痛的瘋狂行爲。安特列挺身保護主人的財產，同自己的朋友和同胞兄弟爭吵——終於丟掉了生命。

臨死時候他喉頭喘息着說：

『法里察泰——我是爲了你——再會吧！』

她雪白的手顫着臉孔哭了，鄭重的埋葬了這位保護自己的人，在他的坟上立了一個很

好的橡樹的十字架，永遠爲這位上帝的僕人安特列祈求冥福。葬事完畢，這屋院的門口，馬上坐了一個新來的管門老頭子。他是一個長胳膊，四方臉的沉默的漢子。而且他馬上同鎮外出名的強漢克留里錯夫，勃魯米斯忒洛夫，佐西馬·普西加萊夫打上一架，把他們乖的屈服，立刻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柴列碑居民之中，傳出了野獸一樣的大力，得到大眾的尊敬。

這所有出色柱子，有陽台的寬大的兩層樓的伏艾伏金的房子，站立在長草蔓生的園子當中，漸漸朽腐下去。房子近邊放着燒剩的木柴。公園的樹杪，在廢墟頂上憂鬱的搖晃。「樂園」是在樓上，三扇窗子，格子窗總是閉得緊緊的，窗子上邊，——好像老頭子鬍子上的鼻子——是被積雪壓塌下來的屋頂。

深藏在屋院深處的「法里察泰樂園」的生活，柴列碑居民的眼裏，是完全接觸不到的。夏天的時候，鎮上的人從河對岸過來，坐艇子到園子邊，偷偷從河岸林子中爬進來。冬天的時候，人家把帽子掩着眼睛，豎起毛皮大衣的領子，遮住臉孔，走過鎮外的街道溜進來。大家知道這法里察泰家裏有三個女孩子；派霞，綠特契加，洛治加，在鎮上身分高貴

人們中，來的最勤的是司法科長寧采夫，因為他的太太在害病；此外是縣夫的稅務局長裘可夫，醫生略亨——他是最愛尋歡作樂的人。

大家還知道，當法里察泰家裏客人來得多了的時候，她就在鎮外叫別的女人和姑娘去相幫招呼；大家也知道，到她那邊去的是些什麼人，但他們對於自己的妻女，全沒有一點掛心，把她們掙來的錢，拿去喝酒。

奧勃諾夫斯可伐村，白美魯村等村子裏長鬍子的莊稼人，是很溫和，老實的人，他們連白天也害怕走過這一帶鎮外地區。要是萬不得已的時候，——他們就三三五五的約了隊走。有時看見獨個兒在路上走過，那些好奇的鎮外居民，就圍住這莊稼人問：

『老伯伯你賣什麼呀？』

接着便去看他的東西，——帶槍帶簪——要是那莊稼人叫罵，——就會被他們打一頓。

夏天的傍晚，柴列環的人們在鎮上遊散場對岸普泰尼察河的砂灘上，躺的躺，坐的坐，豔羨的仰望著。在晚霞殷紅的天空裏，映出教堂的青藍的圓頂，受夕陽的反照，映成

淡紅色的瞭望台和昏暗的火鐘樓，福格爾府第的高台。遊散場的綠蔭，疏疏朗朗的掩映着波列契納街的房舍，只有屋頂和烟突清晰的突出着。但鎮外的居民，可以分清閃爍在樹行間的鎮上人，大家用譏諷的口氣，談着鎮上所發生的事：誰打牌輸了多少；誰贏了錢；誰昨天喝醉了酒；誰把老婆打了一禮拜；怎樣打法；爲這麼那麼的原因。凡是鎮上的豔事，賣買，爭吵等等的，事，連只是鎮上人說說罷了還沒有實行的一切，他們都知道得詳詳細細。西杭的情況，是由那些到西杭去幹活的娘們口頭傳來的。鎮外的娘們，常常去鎮上幫

人收拾菜園子，給鎮公所去洗地板，到市場上或是沿街叫賣草莓和香蕈。

柴列礪的人們，對於鎮上的事，不管什麼，都覺得討厭，帶着惡意的談論。可是對於自己的事情他們卻不大去思想。談起來的時候，也總是懶森森的，專門揀一些人家的，空想的事，和奧古洛夫的生活相去甚遠的話題。

大家都愛唱，夏天的時候，每次遊散場那邊掃帚的音樂會一唱歌，柴列礪那些一等的歌手：伐維洛·勃魯米斯忒洛夫，打獵的亞邱西加，庇斯忒萊特就回唱過去。

鎮外民中的詩人西馬·戴芙西庚有一次編了這樣一首歌，表現柴列礪居民的情調：

——青島森林園對洞壩，——

多麼可憐的地方！

寂寞，辛苦又餓肚，

歡樂沒有一棒。

活下去也活不出名堂，

有人想活到百歲長壽，

我竟不懂什麼行當。

要是能把肚子裝飽，

這個世界當然還好……

可是是這樣的世界，

倒不知再會再會，

走向坟墓越早越好！

×

×

×

柴列碑第一位大亨，照大家看來，當然是約可夫·柴哈洛維支·戚美諾夫。